

伍继红
◎ 主编

曾经的澎湃激情和意气风发，

曾经的执著追求和无尽追忆，

曾经的信念崇尚和各异遭际，

在朴素无华的真诚叙述中透视出“经风雨，见世面”的沉着与凝重。

翻开它吧，翻开这本地质队员用青春和热血乃至一生追求书写的书。里面，总有

一种永难忘记的生动场景凸现50年的光荣，

总有一种英雄气概和豪情代代相袭，

总有一种庄严的坚守跨越时空背负起未来的行囊。

大地回眸

伍继红
◎ 主编

D A D I H U I M O U

大地回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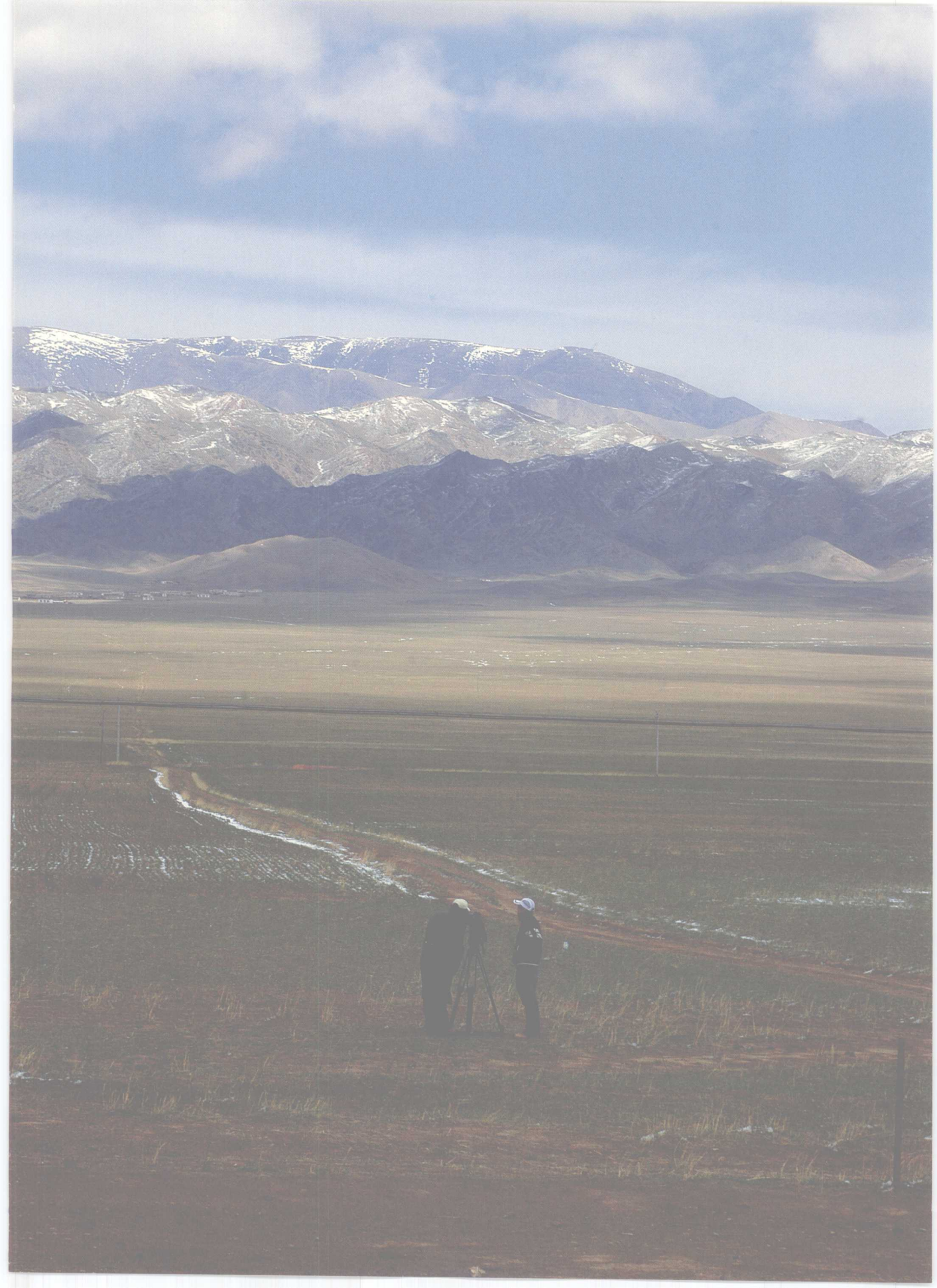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回眸 / 伍继红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228-11202-9

I. 大… II. 伍…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1084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0.7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目 录 CONTENTS

◎ 真实就是力量（代序） / 004

◎ 十日谈采访笔记 / 007

- 009_第一位采访者 李建忠
011_第二位采访者 李宗其
014_第三位采访者 王志福
015_第四位采访者 唐裕靖
017_第五位采访者 李志杰
018_第六位采访者 王永春
019_第七位采访者 姚建场
021_第八位采访者 王居立
024_第九位采访者 王晓亭
026_第十位采访者 程松林
028_第十一位采访者 马丽华
030_第十二位采访者 马德义
032_第十三位采访者 李志峰
034_第十四位采访者 杨甲全
036_第十五位采访者 邓 刚
038_第十六位采访者 张云龙
041_第十七位采访者 吴 华

◎ 自己的故事 / 045

- 046_走进新疆 王崇义
050_有些事总也忘不了 唐裕靖

- 053_ 别样的元旦和春节 马新照
- 055_ 盐湖之梦 周既平
- 059_ 永远的记忆 陆亦工
- 064_ 突来的风暴 唐裕靖
- 066_ 卷不走的图纸 王崇义
- 068_ 与锅盖赛跑 杨 玺
- 070_ 糊涂面条 杨 玺
- 072_ 5月1日风停了 马新照
- 074_ 总算有了温暖 唐裕靖
- 076_ 不再蒸馍馍 潘柏泉
- 078_ 耳边总有驼铃声 王崇义
- 080_ 生命在瞬间一刻 唐裕靖
- 082_ 一张空白介绍信 唐裕靖
- 085_ 等车的日子 杨 玺
- 088_ 不会淡忘的 1971 年 潘柏泉
- 092_ 飒爽英姿女钻工 关石新
- 094_ 1033 记事 周继敏
- 097_ 黄山往事 郝钢力
- 102_ 求水之路 杨爱军
- 105_ 荒漠里有一片绿色 杨爱军
- 109_ 魔影下的宝湖 齐公民
- 111_ 美丽山庄——八大石 周继敏
- 114_ 巧遇丁玲 周既平
- 116_ 那只猫头鹰 周既平
- 118_ 可爱的生灵 杨爱军

◎ 跨越天山 / 121

◎ 从头越 / 147

◎ 把稿纸贴在墙上(代后记) / 163

◎张云龙 吴华

真实就是力量 (代序)

这是一部真实的书。真实就是力量。

2007年2月28日凌晨,从乌鲁木齐驶往阿克苏的5807次列车在素有“百里风区”之称的吐鲁番30公里处遭遇十三级特大风暴,11节车厢被狂风刮翻脱轨,南疆铁路被迫中断。随后数日,紧急抢救工作因不间断的暴风肆虐而进展缓慢。

狂风之剧烈,令国人震惊。

恰在此期间前后,几支地质小分队踏入“风区”进行地质项目勘查。而书中的故事,就大多发生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因为有常年的风沙,因为有戈壁的酷热与严寒,因为有罕见的东疆奇景,也因为地质队员年复一年的出队收队,大起大落的生态环境与锲而不舍的人类活动相碰撞、相融合,从而创造出一个个无需假说、无需杜撰的最为真实、最为鲜活的故事。

歌德曾说过:“时代给予当代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谁也不可能选择自己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谁也无法否认和摆脱时代对自己的巨大影响。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和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人各自都带着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不论哪个时代,都会有那种“初衷不改、信念不变、无怨无悔、直抒胸臆”的英雄豪杰。



是的,在地质队,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讲出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独特经历,每一个队员都能用自己的双脚踏踏实实地书写一部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厚重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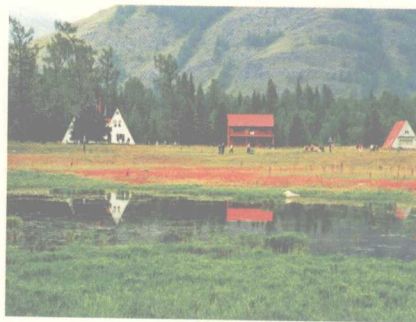
《大地回眸》里的文字,看似随意而粗线条,但字里行间所包含的,却是比许多畅销的通俗作品更多的情感和精神投入。曾经的澎湃激情和意气风发,曾经的执著追求和无尽追忆,曾经的信念崇尚和各异遭际,在朴素无华的真诚叙述中透视出“经风雨,见世面”的沉着与凝重。

翻开它吧,翻开这本地质队员用青春和热血乃至一生追求书写的书。里面,总有一种永难忘记的生动场景凸现50年的光荣,总有一种英雄气概和豪情代代相袭,总有一种庄严的坚守跨越时空背负起未来的行囊。

合上书,心涛起伏。

因为,这是一部真实的书。真实就是力量。

2007年8月22日





大地回眸

① 十 ② 日 ③ 谈

采访笔记

◎伍继红

十日谈采访笔记

终于有翻开采访笔记的时间了。摊开稿纸,周围是静谧的校园。初夏的风和窗外摇曳的树影伴随着我开始动手写这篇曾经抱有许多期待的采访笔记。

进展却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顺畅。写了撕,撕了写,常常不在写作状态之中。采访时的那种激情和无穷的愿望表达随着时间无端的流逝而变成急于完成任务的焦虑心态。好多次脑子里闪出同一个念头:放弃吧,让自己歇歇。

然而,可以吗?

2006年10月22日晚上,好友周林开车送我和新疆地矿局新闻中心主任吴彬去乌鲁木齐火车站赴哈密采访。8月刚做完颈椎手术,我的形象很糟糕,戴着硬硬的脖套,像“机器人”似的拉着只管往前冲的吴彬的衣袖在川流不息的人丛中穿行。2007年5月17日是哈密地质六大队建队50周年纪念日。出版一本书、一本画册,拍摄一部电视片,是他们献给自己50周年的礼物。

而我感兴趣的,不仅是以默默奉献为特点的地质队终于有了走向社会的现代意识和对自己的激情关注,更重要的是地质队本身就有着叙述不完的生动故事。反映和书写他们的愿望早在1992年拍摄电视片《山中旗》时就萌生了。实现多年的愿望是一件快事。拖着不灵活的身体去哈密采访地质队员也应该算是愿望达成吧。

在哈密半个月,采访用了整整10天。

地质行业是一个科学的行业,人称地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这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

基于这种认识,我把反映六大队“50年成就”的任务交给电视片去完成,而这本书则自然而然地由最初的“关注成就”提升为“关注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曾经抱有许多期待”的含义。

也许“期待”太多了,一种不自信的退却就会油然而生。有人说,不带地图的旅人会比别人多遭遇一些意料之外的艰难险阻,但却会把自己走过的脚步连成线,画成一张张地图。这张地图是轻装旅行的结果。

放下自己心中的“期待”,写作就不会那么沉重。相信笔记里的故事,相信自己的感受,相信真实的力量。别的,随它去吧。



◎第一位采访者 李建忠

【时 间】 2006年10月24日上午

【地 点】 哈密地质六大队招待所211房间

【人物简介】 生于1934年6月，湖南新邵县人，1957年武汉地质学校毕业，高级工程师，1984年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85年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称号



眼前，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安详地坐在我的左侧。他微微抿着嘴，含笑的表情传达出一种善良的温和。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曾经连续两年分别获得自治区先进科技工作者和自治区劳动模范称号，以及地矿部颁发的多种奖项。许多荣誉的名称他已经记不清楚了。“大都是钻探技术方面的奖，不值得一提的。”老人说。

李建忠：我1957年武汉地质学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这样就被分到了刚刚建立的哈密地质六大队，直接到雅满苏矿区钻机上当钻工。1959年到底格尔矿区当技术员。1960年到1963年参加底格尔铁矿会战，1964年又调到哈密地质六大队，在七角井盐湖雅满苏铁矿、黄山地区铜镍矿工作，一直到退休。

笔 者：最苦的时候是哪一年？

李建忠：（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吃不饱。烂茄子干、瓜皮，甚至掏老鼠洞里的粮食吃。但我们饿得喝酱油水都不去偷路边老百姓种的高粱、玉米。有一次断粮了，每天只能吃一点大豆，没有人埋怨。

笔 者：为什么？

李建忠：那个时期，领导、干部、技术员和工人都一样，一起干活，一起搬家，一起上钻机。局长来了，也和工人一样排队打饭，一起睡帐篷。没有人搞特殊化，干群关系非常好。所以，断粮断水，冬天吃喝用雪水，我们都不觉得苦。有什么好说的呢，大家都一样。

笔 者：听说当时您在钻探方面很有成绩。

李建忠:也没什么,大家伙儿一起干的,不是哪一个人的成绩。

笔 者:您知道为什么1984年授予您自治区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吗?

李建忠:我不太清楚。可能是1980年局里送我去烟台学习绳索取芯金刚石小口径钻进技术,回来后,我在队上推广应用,钻探效率提高很快。在黄山我们打了一口1500米的深孔,是全西北地区地矿系统岩芯钻探第一口深井,在全国也挂上了号。

笔 者:1985年,您又获得了自治区劳动模范称号,去领奖了吗?

李建忠:没有。1984年、1985年自治区的两个荣誉是怎么给我的,我也不知道。后来局里寄来了一个花名册和奖章、证书,我才知道自己被评为劳模。

笔 者:有奖金吗?

李建忠:没有。只寄来奖章、证书。好像还给了我一个小收音机。

问一句,答一句,老人没有多的话。

笔 者:听说有一次半夜突来的暴风把帐篷掀翻压在了您身上?

李建忠:东疆地区就是这样的气候,习以为常了。

“有人告诉我,您当分队长的时候,一场大风把30米高的井架刮倒,您在黑暗中扯着电线顶风摸索到钻机通知工人停机回家,有这事吧?”我想进一步引导他说出自己更多的“劳模事迹”。

“没什么,工作嘛。”老人说得更加简约。

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采访他。在这位退休多年的老劳模面前,我显得有点急功近利了。于是,我放下手中的笔,和李建忠老人闲聊起来。

笔 者:您经常跑野外怎么还戴眼镜呢?多少度?

李建忠:500度。钻探是需要理论指导的,没有钻探技术的理论就不可能是一个高水平的技术人员。

李建忠是1988年新疆地矿局第一批高级工程师,在全国性专业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主要是实际工作总结,也谈不上是论文。”

话说到这里,李建忠讲起七角井盐湖钻探的事。



李建忠:七角井盐湖的钻机是采用岩芯钻探,效率很低,设备和质量都很差。我们只好根据盐湖的实际情况,改用人力浅钻方法,全靠人力往下打,七八个人轮流换,效率提高了三四倍。

笔者:回忆起您的一生,您觉得过得怎么样?

李建忠:还可以。

笔者:请具体讲。

李建忠:工作很顺利。

笔者:顺利的原因是什么?

李建忠:好好工作。

我哈哈笑了起来,绕来绕去,都是工作。

笔者:您当副总工的时候,希望用什么样的人?

李建忠:调皮捣蛋的聪明人,光听话不行。

笔者:那您属于哪一种?

李建忠:我是听话的,不捣蛋,但是能把事情做好。

在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上,有一种品质很好的肉用黄牛。当地人采用古老的蒙古传统配方,经数十道现代生产工艺将黄牛肉精制成“手撕牛肉干”。其与其他牛肉干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小块一小块直接食用,而是需要顺着黄牛肉的肌理方向慢慢撕开,然后慢慢咀嚼,慢慢品尝其中的味道。其实这个慢慢品味的过程本身就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在我们的生活中,值得慢慢品味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而那种安详中所传递出来的稳健的力量也越来越难以寻觅,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却是渴望的。

◎第二位采访者 李宗其

【时间】 2006年10月24日下午

【地点】 哈密地质六大队招待所211房间

【人物简介】 生于1954年3月,广西人,1980年西北大学地质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

李宗其:我是六大队职工子女。我父亲是1961年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六大队的。1969年,父亲去世,17岁的我从广西只身来新疆接父亲的班。我当了5年工



人, 钻工、普通工、炊事员。1976年队上送我到西北大学学习地质专业, 毕业后回到六大队, 当技术员, 搞地质普查工作。我参加了1982年到1991年黄山铜镍矿普查的全过程。其间, 任技术员、钻探编录组长及综合研究组成员。在长达90公里的铜镍成矿带上, 我们队三代技术人员用12年的时间进行地质工作。现在黄山铜镍矿分别由其他几家公司开发, 效益非常好。

笔者: 能说说您经历过的让您难忘的事吗?

李宗其: 1995年8月, 罗布泊东北面发洪水, 河沟里都是水, 汽车无法过去, 一周没有菜, 没有淡水, 我们把化验用的蒸馏水都喝了, 最后只好喝地下水, 又咸又苦。就这样的水, 我们整整喝了一周。但是工作照常进行。

笔者: 新疆的气候您能适应吗?

李宗其: 2001年12月, 我们到天目金矿搞化探异常检查, 天气非常冷, 穿着棉裤就像没穿一样, 冻透了, 脚趾都冻坏了。最热的时候, 气温高达 52°C 。东疆地区的气候就是这样, 夏天干热, 冬天干冷。也许就是因为工作和生活这样的自然环境里, 大家都相互关心, 相互合作, 感情很深。没有休息日, 常常加班, 没人计较。这大概就是团队精神吧。

笔者: 没想过离开新疆回南方吗?

李宗其: 1980年到2006年, 我没有间断过出野外。就是1993年地质项目很少, 出野外工资发不全, 每天只有一块七的野外津贴的时候, 队上相当一部分地质队员都走了, 我并没有走。就是有机会, 我也不会走。队上照顾我, 让我接父亲的班, 又送我上大学,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的。

笔者: 我去过广西, 冬天都是满目青山绿水的。

李宗其: 到了新疆, 见不到绿色。春天树叶还没长出来, 我们就出队了。等树叶全落了, 我们才收队回来。一年看不到花开花落。几十年就这样过来了, 也习惯了。

笔者: 刚来新疆时, 您才17岁,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宗其: 当时吃饭不习惯。尤其是说话, 别人说话我听不懂, 我说话别人更听不懂, 交流非常困难。我只好脑子里想着拼音字母, 一字一句慢慢地说话, 闹了不少笑话。



李宗其抿着嘴笑了笑。已经过了下班时间,窗外落日的余晖已经没有了光彩。我把台灯打开,坐在逆光方向的李宗其显得清晰了些。他的表情有些腼腆,甚至还透着几分羞涩。他不善言谈,在我们的交谈中,往往是我问一句,他说半句。如果不是我一连串的提问和句句紧逼,他是不会自觉地说出前面那些话的。就像现在,我不提问了,他就静静地坐着,并不主动表达。我似乎有些理解了为什么每逢有人请他们跳舞,李宗其总是坐在原处给大家看守衣服;野外闲暇时,他不去凑打牌聊天的热闹,而是独自去厨房帮大师傅做饭。有人出7万元请他“出山”,他不去。“我并不羡慕那些挣大钱的人。”“给私人公司干活,心里没底。”这就是李宗其,不善言语却内心自有主张。

我们的采访该告一段落了。李宗其依然静静地坐着,似乎在等我说结束语。时光在悄悄流逝,有一种不经意的东西在他说话和不说话的空间弥漫。我观察着安静的他,心里涌起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怜悯。我在想象一个17岁的孤独少年背着辛酸的母亲为他准备的行囊,从广西乡村的小路上懵懵懂懂地走来,满脸稚气却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抑或夹杂着听不懂和不会说普通话的恐慌“出使西域”。那是一个怎样孤寂无助而又前途渺茫的日子,少年李宗其在沉默中学会了勇敢面对。

我想,在他的心底深处,一定有一个“心结”,那就是他的父亲——一个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老地质工作者留给他唯一儿子的地质情结;一个以他父亲为骄傲而毅然送子远行的母亲的情感;一个陌生的西部地质队给予他的工作的温暖。为此,李宗其懂得了感恩,懂得了报答。无论是在地质队最困难的过去,还是金钱最具诱惑的今天,他的双脚始终紧紧地踏在六队的旗下,从来没有动摇过。

想到这,另一种感受纠正着我:眼前这个广西籍的地质队员是不需要任何怜悯的。少年时期,他从祖国最南面毅然到最遥远的西部,用不退却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创造未来生活的潜质。这种巨大的生活半径赋予了他性格的张力,尽管当时少年的他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命运支配着的勇敢确定了他走向与父亲同样的地质队员的光荣之路。

人的性格就是在这种选择和被动选择的经历中逐渐形成的。李宗其称自己为“新疆人”,说他就是退休了也要留在新疆。是谁改变了这个南方人?是父亲?是那个年代?还是六大队?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真正属于他的,是他的经历。经历包含了所有的因素,去留都在其中。

◎第三位采访者 王志福

【时 间】 2006年10月25日下午

【地 点】 哈密地质六大队招待所211房间

【人物简介】 生于1953年2月,甘肃武威人,1975年成都地质学院毕业,高级工程师



王志福: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文盲。我在哈密巴里坤长大,在那里接受了两年上山下乡知青再教育。小时候曾经无意之中看过一本写地质勘探队的故事书,糟糕了,从那以后,我就有些魂不守舍,对野外勘探生活充满无限好奇与向往。不久,又看了一部反映勘探队员为祖国找矿的电影,这就更糟糕了,我是整个身心全部投入了,连做梦都想当电影中的主人公肖继业,认为天下最荣

耀、最好爷们儿的职业就是勘探。当时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看了那部电影都想跑到大山里去为国家找矿,尤其是那首《勘探队员之歌》让我和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激动得热血沸腾。从那时起,我的心里除了勘探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职业了,尽管当时我仍在农村。

命运有时候是无法选择的。对它,你必须接受。但这种接受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怀揣理想。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生活缺乏想象力但却极为单纯的年代里,英雄主义就像一棵怪异的大树在每一个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年轻人心里疯长,常常一发不可收拾。

王志福:命运厚爱我。1975年,地质学院来我们这儿招生。我眼睛一亮。“报名去!”终于,我上了成都地质学院,学了自己心仪的地质专业。能从事自己向往的地质工作,我感到自己很幸福,也很幸运。无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地质行业的低谷期,还是80年代地质技术人员的大量流失,或是我妻子劝我调至地方工作,我都没有犹豫过。上学时期的那种追求勘探事业的执著始终坚定不移地跟随着我,让我乐在其中。

笔 者:在野外作业,没有遇到过危险吗?”

王志福:当然遇到过。1982年,我在哈密最高的哈尔里克山搞地质踏勘。为了赶

